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
第六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鳳割股 聞捷報安龍媒赴營

上回書說到安太太因受了寒，染病在牀，安老爺命人請醫，登時驚動何、張兩個媳婦，連忙走到上房牀前看視，問了病源，知是夜間起來受寒，已聞過臥龍丹，打涕不甚爽快，所以仍然鼻塞頭暈。大家無計可施，惟有靜候大夫到來看是何症，該服甚麼藥味。於是眾人上下數口靜悄悄的，都在上房等候，連早飯都顧不得吃。還是安老爺看不過去，吩咐大家儘管去吃飯，輪流服侍也就是了；又命兩個媳婦分班回房去用飯，兼看看孩子。何、張二人答應，果然一人先回到房中，交代下人看好孩子，胡亂吃了半碗飯，仍到上房換替回去。眾人專候大夫。哪知那大夫相隔太遠，一直到了三點鐘才到，報了進去，安老爺忙出來迎接，真正好比盼得了明珠至寶一般。大夫到後，先用了茶，然後安老爺陪著走進上房。那時何、張二人避人套間，放下帳子，安放茶几書本座位，請大夫看脈。那大夫到了牀邊坐下，安太太從帳中伸出手來，放在書本上面。那大夫用三個手指頭按著脈，細細診脈，一會換手再診，又細細切脈。看完了脈，才問病是幾時起的，曾服過藥否？安老爺代答道：「病係昨夜才得，大約是受了外感而起，覺得週身骨痛，頭暈微疼，鼻塞口乾，胸腹煩悶，舌發白而膩，渾身發熱，並未服藥，但聞過臥龍丹，也打了噴涕，仍然鼻塞。」大夫道：「知道了。且到外面去斟酌開方。」安老爺遂陪了大夫出去，直到書房。書案上是早有人預備下紙筆，墨已研好，等候開方。那大夫到了書房，先向著安老爺道：「這老太太的病症來得不輕，據晚生看脈而斷，是由心中憂鬱所致，忽受外感，近於夾氣傷寒之症。脈象左遲滑，右弦伏，病在肝肺兩經，脾土素弱，氣分不足，不能過於發表。目下病在太陽，若服下疏散之劑，見了汗，不內轉，經三五日即愈；所怕疏散之劑服下無汗，必然轉經，由太陽入少陽、陽明，漸入太陰，那就棘手了。晚生擬一方，請老太爺斟酌服之，或再請高明診治。」說罷，忙到書案前坐下，鋪好紙，提起筆，先寫脈案，隨即開了一個藥方，無非疏散之藥，如桑葉、薄荷、蘇梗、荊芥之類，藥味不多，分量亦不重。開好遞與安老爺，說道：「老太爺斟酌服之。」說罷告辭。安老爺接了方子，讓他喝茶。他略喝了一口，就起身往外而走。安老爺止得送他出去，門前上車去了。這大夫姓施號璞齋，是安宅一向熟識之人，三節送禮致謝，不必當時給他馬錢。此人醫道倒是一個妥當的。

閒話少說。且說內裡何、張兩人等大夫出去，忙令人來書房外聽話，大夫所說病症，一切原由，聽個清楚，連忙入內，告訴兩位大奶奶。二人聞聽婆婆這病是傷寒，恐怕轉經，早把兩個人嚇得目瞪口呆，心驚膽戰，幾乎掉下淚來。那時候，張親家太太也進來了，問起大夫可曾看過脈，說些甚麼話。張姑娘向著他搖手，悄悄的走到跟前，在他耳邊說道：「大夫說這病不輕，是夾氣傷寒，止怕一時難好。媽呀，你老人家不要望著病人說，就說大夫說不要緊，服下藥去就好的。」張太太道：「我理會得，你放心。我難道連這點心眼都無有嗎？」正說話間，安老爺手拿藥方已進來了，對著何、張二人道：「你二人看看這藥方脈案，據說服下藥去，見了汗就輕，如無汗，就是傷寒症，且去取藥煎服再說。我雖不通醫學藥味，也還知道，看他用的這藥，倒都妥當，可以放心吃的。」何、張二人聞言，接過方子，看了一遍，忙差人即速去取藥，越快越好。家人領命，拿了藥方，騎上快馬，往近處鎮市上藥舖中買藥。因進城路遠，來不及，也就是這樣，還一直等到天晚上燈時候，方將藥取回。不用說，是兩位大奶奶煎藥，用的是風爐，燒的是木炭，火是陰陽火，不大不小，把藥裝入罐中，加以涼水，慢慢煎起來。足有一個多時辰，藥才煎好，倒出來，不多不少，僅有半茶杯。

藥煎好之時，張姑娘忙走至牀前，聽了聽婆婆醒著，輕聲叫應道：「婆婆，藥已煎好，此時就請婆婆服下，何如？」安太太道：「很好，快拿來我吃了，好蓋上被褥，發點汗。」張姑娘聞言，忙走到堂屋內，傳話與何姑娘，然後倒出藥，一人端藥，一人端漱口水，伺候婆婆服藥。到了牀前，先將帳子掛起，一頭扶了安太太起來，當有僕婦執燭，何小姐將那一杯藥端了上前，湊到太太嘴邊，恰好不涼不熱，正好下咽。於是安太太把那大半杯藥都服下去，略停半晌，隨即睡下。何、張二人忙替婆婆蓋好了被，將四週圍都曳好，不令透風，隨後才放下帳子。二人仍在一旁靜坐伺候。

安太太服藥後，覺得渾身蒸了起來，有些發熱，因要發汗，止得忍受。偏又睡不著，隨即叫了一聲有人麼，何、張二人連忙答應，說：「婆婆，媳婦都在此，婆婆要什麼？」安太太道：「我不要什麼，此時有什麼時候了？」何小姐道：「將近二更天了，婆婆服了藥後，覺得怎樣？」安太太道：「我週身發熱，蒸的慌，大概是要發汗。」張姑娘道：「婆婆耐心，不要動轉，等汗出透，病就好了，千萬不要揭被。如透了風，可不是頑的。」安太太道：「我怎肯揭被，再叫他受寒？等汗出透，大約也就不熱了，你們去睡去罷！」何、張二人道：「時候還早，媳婦不困倦，在此多坐一會。我兩個要倦，輪流換班去睡，婆婆不用管，安穩養息罷。」安太太聽他兩個如此說法，也只好由他們坐守。不多時，安太太居然睡著了，微微出了些汗。何、張二人果然換班坐守，一夜不曾離開。安老爺是知道太太病了，媳婦必來服伺在內，有許多不便，所以早就搬在內書房安睡，命家人伺候。

次早天明，安老爺先起來，走到上房，呼喚老媽婢女們，問問太太昨夜服藥曾出汗否。老爺問話時，早驚動了兩位大奶奶，忙走出內房，上前叫公公，說：「婆婆服藥後，起初說覺得蒸熱，隨後竟安睡一夜，至今未醒。媳婦們聽聽鼻息有聲，不敢驚動，光景見好，等醒後一問，就知病勢輕重、增減了。」

安老爺點點頭，依舊到書房中去漱洗。內裡兩位大奶奶也就洗臉，隨便籠了頭。直到巳初時候，安太太才醒。兩個媳婦忙上前掛起帳子，問婆婆病勢如何。太太道：「汗是微微出過，仍然頭暈，抬不起來，今日再請大夫看看罷！」何、張二人遂細細看了婆婆面容，頓覺消瘦，一臉病容。摸了摸頭上，仍是熱的。二人心中這一驚不小，登時急得心中亂跳，忙問道：「婆婆可想水喝？覺得口中發乾還是發苦？」安太太道：「我口乾舌燥，想吃點水果才好。」何、張二人道：「生冷非病人所宜，還是喝點茶的好。」於是倒上茶去。安太太喝了一口，就不喝了。一會功夫，張太太也來了，問了病勢未輕，張太太也變了形容，忙走出去，回到自己家中，向家堂上焚香，許願禱告而已。這裡安老爺忙傳話，命人去請大夫。

話休煩敘，不過一家上下忙亂。等至下午，大夫才來，進內看脈，說道：「這病不輕，發表藥跟後仍然轉經，傳入陽明，一時難好，止有固住本原，等經絡由入轉出，才能收功，至少也要三七二十一日，方保無事。若性急，另請高明。」云云。

安老爺聽他這一番話，嚇得呆在一旁，毫無主見。大夫隨即開了一方，用的是柴胡、紫蘇、防風等藥，說道：「千萬吃不得生冷葷腥，防出疹子。」這一來，更把安家一家人驚壞了。

上至安老爺，下至婢僕，人人膽戰心驚，愁眉淚眼。

閒話少說。大夫去後，忙即去取藥，藥到即煎，煎好後請病人服之，亦不見好。次日，又請來看，仍舊是那幾句話，將原方稍改兩味，藥服下無效。一算已經六七日矣。別人還可，惟有何玉鳳是性急之人，那裡經得起這樣纏綿的病症？早已急得心神煩躁，恨不得替婆婆生病才稱心願。那張姑娘口雖不言，心中也老大著急。二人無法可想，止有對天許願，佛堂內燒香，拜求菩薩佛力保佑，磕了無數響頭，愁眉淚眼，連兩餐茶飯都無心吃了。安老爺雖然有鎮定功夫，而值此夫人臥病不能即愈，也覺得無了主意了。眼看七日已過，安太太病勢轉加，城內親友都得信，齊來望看。梅公子薦了一位南方大夫，是個舉人，姓馮，年紀五十餘歲，用車去請。請來診了脈，說道：「病是傷寒，已經傳到太陰，非急救還陽不可。」開方用的是附子、肉桂、柴胡之類。安老爺又另請了兩位老年大夫來看，大家斟酌開了一個平淡無奇的方子，服下全不見好。

那時何小姐心中一想，得了主意，當夜叫張姑娘在上房伺候，他便回到自己房中，沐浴更衣，然後到佛堂焚香祝告，願減己壽，以延婆婆。於是預備下快刀一把，刀傷藥與布條、帶子樣樣均全。直等人靜三更，他重又焚香磕頭，四顧無人，忙將左腕退出，用口含住了腕上股肉，用刀割下一塊肉來，孝心發現，並不疼痛。他把那股肉放入罐中，用刀傷藥將傷口敷上，以布袱包之，外用帶子纏好，幸無人知覺。他忙把那股肉拿到上房，放在藥罐中，添水煎好，叫了張姑娘來問道：「婆婆此時醒著否？」張姑娘

道：「醒是醒著，你問此何故？」何小姐道：「我要去請婆婆吃藥。」說罷，忙將那股肉湯與藥湯兌勻，倒了半碗，拿至牀前，叫應婆婆道：「藥已煎好，請婆婆快些服下，管保就好。」安太太聞言答道：「很好，我就服。」當有僕婦扶起，太太坐在牀上，何小姐把那碗藥湊至嘴邊，太太果然慢慢的服下，並不知有肉味。漱過了口，重新睡下。真是孝心感動神靈，暗中默佑，服下藥去，竟覺得胸口頓開，氣機不阻，登時睡著了。何、張二人仍然換班伺候。直到天明，安太太方醒。二人忙問婆婆病勢如何，安太太道：「自昨夜服下二煎藥後，頓覺心口不漲，頭暈也好了。今日比昨日好得多了，腹中作響，似乎要大解。」何、張二人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叫使女端了淨桶來，攙扶了婆婆起來大解。解畢，打水來淨了手，又倒了茶來，先用開水漱了口，然後喝茶。安太太喝了茶後，說道：「我覺得有些餓，要想吃點稀粥。」何、張二人聽說，忙命人端整稀粥與鹹菜。太太居然吃了半碗粥。不多時，安老爺進來問起，知道太太病有轉機，竟能吃粥，大料無妨，因此仍服原方，不另請大夫矣。

話休煩敘。從此以後，安太太一天比一天好，胃口一開，日進飲食，再加外服滋補之藥，不過半月之期，早已起牀下地，病已十愈七八，一家人無不歡喜念佛。那張姑娘是早已還願，在佛堂上焚香點燭，叩謝神佛慈悲。那張老夫妻二人，是許下拜廟燒香，焚化錢糧、元寶，掛幡懸匾等事，擇了吉日，照所許還願。大家止道半虧神佛，半由大夫藥力，做夢也不知道全仗何小姐一點孝心，割股救姑。上天憐他心虔，所以安太太的病如此好得快。安太太病好後，又想起愛子來了，因與老爺商議道：「玉哥現在鄧莊，我意思要何家媳婦去走一趟。到了鄧莊，看看那幾個女子，用好言買服那女子，托他們幫助玉哥征服強寇，暗中保護，以防妖僧。有何家媳婦在內面，兩下也方便。萬一兩軍陣前須人助戰，何家媳婦可助一臂之力，早日成功，玉哥也好早早歸來，我意如此，我就放心安穩。但不知何家媳婦肯去否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何家媳婦有甚麼不肯去之理？此去不過耽擱三月五月，賊匪一平，即可告假回京。孫兒呢，有張家媳婦照應他。兩個小人亦有伴，又都斷了奶，不愁離不開娘。家務有我二老與張太太相幫，也不必定要他在此。太太，如不信問問他，管保他肯去。」

安太太聽老爺這一番

話說的有理，即命使女請兩位大奶奶來。安太太就把這話對二人說了一遍。何小姐本意要到鄧莊看看那幾個女子，藉此看望了九師傅與褚大娘子、姨奶奶，又可以認認那兩個小孩，舊日故跡可以重遊，還可以暗中出力，保護夫婿。一聞此言，欣然願意，遂答應道：「媳婦願去走一趟，請公公擇定日子，派人伺候，以速去為妙，遲則恐玉郎已赴軍營，空勞往返。止要見了面，問明一切情形，媳婦即有主意，暗中幫助。用兵之道在身臨其境，方有把握。那鄧莊離天目山不遠，媳婦可以改妝暗暗去偷看一番，亦無不可。倘那歐家兩個女子果然武藝超群出眾，媳婦自會結識她做個幫手，非見面方能知曉其人之可用不可用也。」安老夫婦聞言，連連稱善，遂連忙寫下一信，專人飛遞鄧莊，命安公子務必在莊等候何小姐到後面商一切，才可動身赴營。信內並不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。這裡寫信發信，何小姐忙將自己應用東西收拾停當，不用說連倭刀、彈弓、袖箭等類，俱帶了去。自己孩子已經斷奶，交與張姑娘撫育，又有乳母，也無甚麼不放心之處。好在孩子尚小，離開親娘，他也不知。這裡一切安排好了，擇日就要動身前往。且放下慢表。

再說安公子一邊。自從遣侯蒙、袁、唐諸人赴營後，屢次接信雲侯蒙已看妥方向，現在在山背紮營，即從營中挖起地道。據說須百日之外，方能挖通。安公子心中甚喜。這裡正在商量，欲遣二歐同蔣、許、齊五人赴營，協力幫助侯蒙早日成功，恰好省城衛中丞專人送來回折書信。安公子一看諭旨，已蒙恩赦二歐、袁、唐五人，且賞軍功頂戴，留營效力。假期允准三月，一俟病好，即行赴營。安公子接信後，又忙傳語諸人，二歐當即向空謝恩，許、蔣、齊三人亦同謝恩。那時內面褚大娘子等都與碧氏母女道喜稱賀，大家熱鬧了一天。次日京中人回來，接到烏老師的信與家信。信中不過教安公子保重調養，並未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。蓋此信發後，安太太方才病重，所以不提也。安公子又寫信進京，指名要請何氏夫人攜帶倭刀前來助陣，此皆半是舅母主意，一半是褚大娘子再三相勸，安公子所以才寫此信，差人火速寄京。

此信發後，忽接營中來信，是稟報捷音，所有路已挖通，快請來營調遣破敵。安公子接了此信，也顧不得許多，連忙收拾行李，傳齊諸人，一同赴營。將官中如褚一官、趙、陸、馮四人，仍然同去；新添的是二歐、許、蔣、齊五人，共是九人。